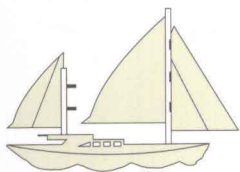


漫漫 求知路

——
园丁杂文集



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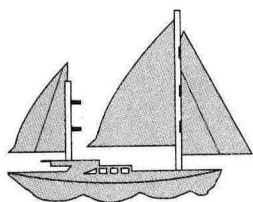
manandjia



朱建颂◎著

漫漫 求知路

——
园丁杂文集



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

朱建頌◎著

新出图证(鄂)字 10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漫漫求知路——园丁杂文集/朱建颂 著. —武汉: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,
2013. 7

ISBN 978-7-5622-6199-5

I. ①漫… II. ①朱… III. ①杂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75938 号

漫漫求知路

——园丁杂文集

©朱建颂 著

责任编辑:何国梅 冯会平

责任校对:王 炜

封面设计:胡 灿

编辑室:学术出版中心

电话:027-67863220

出版发行: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

社址: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 152 号

邮政编码:430079

电话:027-67863426/3280(发行部) 027-67861321(邮购)

传真:027-67863291

网址:<http://www.ccupress.com>

电子信箱:hscbs@public.wh.hb.cn

印刷:武汉理工大印刷厂

督印:章光琼

字数:210 千字

开本:710mm×1000mm 1/16

印张:14.75

版次:2013 年 7 月第 1 版

印次: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37.00 元

欢迎上网查询、购书

敬告读者:欢迎举报盗版,请打举报电话 027-67861321



这是1956年6月“普通话语音研究班”(北京西郊)鄂川云贵小组的合照。中排左二为丁声树老师,左三为汪达之副班主任,右二为李荣老师,右一为周殿福老师;前排右一为李仲英(鄂);后排右三为罗世杰辅导员,右四为朱建颂(鄂)。



自序

我把近许多年所写的杂文稿凑拢来，共有 117 篇，形式多种多样，议论、记叙、抒情兼有；内容五花八门，涉及众多领域。根据其中贯穿的是一条“求知”主线，遂以“漫漫求知路”作为书名，副标题是“园丁杂文集”。

这里的“知”，包括政治和业务。这里的“园丁”是自称，因为我是语文园地和教育园地的耕耘者。我认为，求知的途径，要自己去发现，去利用。广阔天地是课堂，周围人群是老师。

书中记载了我在拜师、交友、读书报、听广播、看电视以及旅游、休闲、娱乐中所得到的收获或遇到的疑问，说明求知途径之多，关键在于用心，在于敏感，在于及时，在于抓住机会。我将自己的一些体会，逐一记载下来，作为永久的记忆，与亲人朋友分享，供青少年读者参考。本书对当前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有配合作用。

书中大部分文稿都是在报刊上发表过的，极少数是在互联网上发表过的，篇后都注明了发表日期。趁现在的机会，我对原文作了少量的增删修改——这或是因原来校对的失误，或是因责任编辑“过度处理”，或是我现在的认识有了改变。

《深切怀念丁声树老师》原题为《忆语言学家丁声树先生》，发表于 1991 年 3 月 12 日的《武汉晚报》，署名为“梁丰”。其时我正在《决策与信息》杂志社当兼职编辑。13 日上午，同事骆寿延先生突然问我：“你不认得丁声树先生？”我回答：“认得啊，他是我的老师。”他又问：“那你为什么不写文章呢？”我觉得奇怪，便问他为什么这样问我。他说：“昨天《晚报》上登了别人写的文章。”我恍然大悟：“那就是我写的，我用的是笔名。”骆先生听了大笑：“好，好！误会了！”我虽然高兴，心里却悲痛地默念道：“丁老师，您离开我们已两周年了，我时时怀念您！”

《深切怀念李荣老师》一文，发表在《方言》季刊 2012 年第 4 期上，原题



是《师恩难忘》，承责任编辑特别增加了副标题“为我的老师李荣先生逝世 10 周年而作”，以及 4 个小标题，弥补了我的不足；特别是文前的提要——

笔者为李荣老师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所办语音班的学员，此后数十年间又多次幸获李荣老师的谆谆教诲。老师的学问举世皆知，老师的师德没齿难忘。今年是李老师仙逝十周年，谨为此文以作我们数十年师生情谊的纪念，并与学界年轻朋友分享李荣老师一些极为珍贵的学术思想。更是我考虑不到的，却是不可或缺的，也是深得我心的。我不敢直接“拿来”，在此特别提出，以示尊重，以表感谢。

《清新的文风》，是据我读《邓小平文选》的札记写成的。清新之感是在对比别的众多文章后的特有的体会。我读了一些艰深的文章之后，常感自卑；读了邓公的文章后，则倍感亲切，决心走自己的路。我现在认为，人们说话、写文都是为了交流思想感情，应该千方百计让别人很容易地准确地理解；只有逗乐、开玩笑或为了显示自己莫测高深时才含糊其词、转弯抹角甚至故弄玄虚。因此，我照旧继续浅显地说下去、写下去。

《为武汉文化建设作贡献》回顾了自己 60 多年来的一些言行。聊以自慰的是，当初立下的誓言一直牢记在心，并作了一点努力；遗憾的是做得很不够，存在着许多缺失。

《乡下那个夜晚》写于抗战胜利 50 周年之际，鉴于日本政府的态度，我采取了较低的基调。如果在今天，我会别样写。此时此刻，我要告诉我的同胞、我的亲人：当年我见到的是一群最野蛮、最无耻的敌人，我们绝不能让历史重演！

《我的梦》写于 20 年前，表达的只是个人的理想。今后我只认定“中国梦”。事实上，没有“中国梦”，哪有“我的梦”。应该把实现“我的梦”作为实现“中国梦”的努力。

《喝剩汤与舔盘子》发表于 1999 年 1 月 22 日的《武汉晚报》，当时也许是曲高和寡，却与 14 年之后风靡全国的“光盘行动”遥相呼应。现在看到《参考消息》反复刊载的公益广告“文明餐桌：不剩饭/不剩菜”，觉得真是好极了！

《“综”字的风波》发表于《咬文嚼字》1999 年第 4 辑，其时可参考的工具书《中华大字典》、《汉语大字典》只简简单单引用《玉篇》的“冠缙”两字来解释“综”；《国语辞典》、《现代汉语词典》、《新华字典》等都没有收入。我辗转查阅，写成此文，很快得以发表。经邵则遂同志推



荐，卢卓群先生将其收入《汉语小论文写作初步》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00年第1版，2007年修订第2版），很多高校采用了，影响面较广。2011年—2012年，我惊奇地发现，《新华字典》（第11版）和《现代汉语词典》（第6版）增收了“综”字：“综（綜）liáng，古代用来系帽子的丝带/古代帽子上用来扎系的丝带。”

《细嚼慢咽》发表于1994年1月31日的《武汉晚报》，是根据我此前50年间的深刻体验，经过收集长达万余字的资料写成的，对我的生活习惯也有着巨大影响。我不仅吃喝缓慢，连看书、写文、说话、做事、走路也是慢悠悠的，即使被指责“节奏太慢”也改不了。因为我觉得：这对自己有益、对别人无害，何必那么急匆匆呢！须知：快餐文化难以持久，狼吞虎咽有害健康。

《推荐老歌〈新的女性〉》中提到我是在1940年学会唱这首歌的。其时我家住在汉口下何家墩一所小学旁边。邻居一位姓闵的小朋友，非常聪敏，虽到了入学年龄，却因腿残不能上学，便在学校窗外听别人读书唱歌，学会了唱《新的女性》，便在家里唱。我是从他那里听熟了才会唱的。因为歌词感人，我从当时一直唱到今天。赶上今年“三八”妇女节，我觉得有必要将这首好歌推荐给今天的人们。

《集稼嘴的划子……》、《才鱼·财鱼·豺鱼·柴鱼》、《喜头鱼·喜土鱼》、《鸡子》、《一碗·一宛·一挽》本来是讨论方言用字的问题，我用了对话形式，是模仿对口相声的手法。同样的，《英租界的红头洋人——缠不得》、《闪杆子》、《麦子·码子》也是讨论方言用字的问题，我用了单口相声的手法，自觉跟画虎类狗、邯郸学步一样可笑，但是我认为，旧时代的相声专门揭露黑暗，新时代增加了歌颂光明，今后还可以宣传普及各种知识。《电脑》、《老虎》、《老子》是模仿“脱口秀”走了样。都收在这里，供汉派曲艺界参考，并表明自己愿学之心，恳请方家指导。

《奴隶的春天》、《宣誓》用了新诗的格式，同样可笑。但跟前面的“相声”有所不同，是用来表达自己对党的感激之情，态度是严肃庄重的，尽管诗味欠缺，却也顾不得了，敬请读者见谅。

本书的出版，得到华中师范大学“桂子山夕阳科研基金”、文学院语言与教学研究中心、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支持，特表示衷心的感谢！

2013年7月7日



目录

- 深切怀念丁声树老师 / 1
- 深切怀念李荣老师 / 4
- 清新的文风
——读《邓小平文选》 / 10
- 回忆几位文史馆员 / 16
- 居正、熊十力关心湖北教育 / 18
- 为“蒙古大夫”正名
——纪念徐世荣老师 / 20
- 肝胆照人的徐明庭先生 / 22
- 清末民初汉口的“百科全书”
——喜读《民初汉口竹枝词（罗汉）今注》 / 26
- 从《武汉竹枝词》看武汉近代社会 / 30
- 我所知道的汉口法汉中学
——纪念母校一百周年 / 33
- 法汉往事琐记 / 37
- 我的法语情结 / 41
- 法汉校友们，高唱吧！ / 44
- 我是一名见证人
——读《汉口租界志》 / 46
- 为武汉文化建设作贡献 / 49
- 我的退休生活 / 54
- 学习，为了新中国 / 58
- 武汉社会用语用字扫视 / 61
- 规范社会用语用字 彰显城市文化形象 / 65
- 巧遇 / 71



乡下的那个夜晚

——1945年8月记事 / 73

我的梦 / 76

《字汇》的作者 / 78

马嘎尔尼的一段趣闻 / 79

人是哪种人 / 81

反拜金主义的诗文 / 82

大全和不全 / 84

读者所需要的注解 / 85

为何煞费苦心 / 87

《浮生六记》与黄鹤楼 / 89

读书有遗憾 / 90

奇闻与歪诗 / 91

鞋：脚下文化 / 92

中外“三只手”的巧合 / 94

喝剩汤与舔盘子 / 96

烟和文化 / 97

“厕所文化”漫议 / 99

如此立言 / 101

画龙和点睛 / 102

娱乐的迷失 / 103

骗人的“神秘链” / 105

如此“回避” / 106

关于高粱的疑问 / 107

骂坏人也要讲策略 / 108

细节岂可大意 / 109

求知的途径 / 110

令人吃惊的书名 / 11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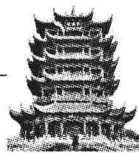
求疵难免有疵 / 113

读者需要精品 / 114

“无锡”得名有争议 / 115

医者该是哪种“心” / 116

多姿的“闷葫芦” / 117



- “说法”的档次 / 119
- “科学迷信”和“迷信科学” / 121
- 理解的和不理解的 / 122
- 十景病和排偶病 / 123
- 笔名闲话 / 125
- 姓名杂谈 / 126
- 麻烦的称呼 / 127
- 精神产品也要信得过 / 129
- 讲究“喘气” / 131
- 舞龙质疑 / 133
- 《公民科歌》的一个“先”字 / 134
- “等”字里的文章 / 136
- 驳“屈原死于情杀” / 137
- “二〇〇〇”三题 / 139
- 令我困惑的“瓶颈制” / 140
- “综”字的风波 / 142
- 莎鸡古今谈 / 144
- 豌豆虫·马陆 / 146
- 希望在于争取 / 148
- 要“大忠”不要“小忠” / 149
- 豆腐王国的担心 / 150
- “臭豆腐”引起的迂话 / 151
- 也要追究馋猫和懒猫 / 152
- 午睡的是与非 / 154
- 黄陂“邪病”——挂影 / 156
- 细嚼慢咽 / 157
- “九头鸟”的再生 / 158
- 又一起“九头鸟”纠纷 / 159
- 试说“走穴” / 161
- 中英文对联和灯谜 / 162
- “星期”的由来 / 164
- 一九三〇年代已有“熊猫”之称 / 166
- 也说“狗仔队” / 168



- “流海”该是“刘海” / 169
说“白”道“黑” / 170
值得“珍藏”的友谊 / 172
归元寺常在我心中 / 174
“汉味”三题 / 177
“大跃进”时期的大字报 / 181
以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作为行动的指南 / 182
湖北民俗文化点滴 / 184
武汉话承载着武汉文化
——与《第1生活》周报记者张爱莲的对话 / 188
武汉特有的宗教文化 / 190
“梅奶”风波 / 192
想起了“范云记” / 194
推荐老歌《新的女性》 / 195
我是怎样面改作文的 / 197
呼唤湖北的《傻儿司令》 / 200
为“汉味神款”鼓劲 / 202
集稼嘴的划子…… / 203
才鱼·财鱼·豺鱼·柴鱼 / 205
喜头鱼·喜土鱼 / 206
鸡子 / 207
一碗·一宛·一挽 / 208
“英租界的红头洋人——缠不得” / 210
闪杆子 / 212
麦子·码子 / 214
电脑 / 215
老虎 / 217
老子 / 218
我的“资料库” / 220
《武汉民间歌谣》补遗 / 221
奴隶的春天 / 223
宣誓 / 224



深切怀念丁声树老师

丁声树先生是我终身难忘的老师。

1956年3月初的一天，我刚到北京“普通话语音研究班”报到，便赶着参加开学典礼。我发现坐在我旁边的，是一位穿着朴素、戴眼镜、年近半百的人。他亲切地问我我是哪个省来的；我答是湖北的，接到通知迟了，刚赶到。他说，没关系，赶上了。会后我得知，他就是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一级研究员丁声树先生。

开学后，丁老师给我们讲音韵学，我很认真地听记，老师所讲的精练、扎实、有用的音韵知识，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；老师温和的容貌、舒缓的语气、带“尖音”的普通话，也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。

研究班课程多，上午上课，下午辅导，晚上自习，安排很紧，仅晚饭后才松弛一下。我们都在这时散步，丁老师也在这时散步。我很多次陪着他，跟他谈心，向他请教。记得我提到过我的几位语言学老师（其中有舒连景先生），丁老师很感兴趣，对他们或说认识，或说知道，但都不评论。我还提了一些关于湖北、武汉方言方面的问题，老师总是一一指点。我还谈到我学过的法语，有些音跟标准音（巴黎音）不一致，老师一一分析，告诉我有的无关紧要，有的必须发准（比如n和l）。这给我的启示是：学习外语，学习普通话，学习异方言，当然要认真、刻苦，以高标准要求自己，但要实事求是，不必急于求成，不必过于严苛，要求达到普通话“口语”（实际上是北京方言）的水平，要求“建立普通话的思维方式”，“让脑子里完全放弃方言”，这其实是不可能的，也是不必要的，最重要的是能让别人懂得。

有一次，丁老师要我把北京音的四个声调发给他听，他听出了我上声发不准，反复给我纠正。此后几天，老师一见到我，就要我发上声。

又有一次，是丁老师刚讲了汉语音韵“等”的当晚，老师一连提出了



好些字，要我说出是哪个“等”的，我一一做了回答，老师高兴地连连说：“你懂了！”我高兴极了。

还有一次，全班口试国际音标的发音。我们一组由丁老师主考。刚开头，我感到很紧张，老师看出来，望着我微微一笑，我立即稳定下来，沉着地发完了每个音。晚饭后散步时，老师很高兴地对我说：“你都掌握了！”我高兴极了。

将近半年的时间里，我从老师那里不仅学到了许多知识，而且学到了做人的道理，丁老师是我最好的榜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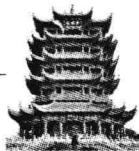
学习结束时，我们全组（四川、云南、贵州、湖北）学员邀请丁老师、李荣老师、周殿福老师，还有罗世杰、翁雪灵两位辅导员一起合照。这些照片我一直珍藏着，并将作为传家之宝，留给后辈。

现在最感到遗憾的是：我没有写日记的习惯，没有把学习期间许多细节记下来，尤其是那许多日子里饭后跟丁老师在一起谈心的细节，点点滴滴都是宝贵的，现在已全都回忆不起来了。真是可惜，真让我后悔！我怎么这么麻木不仁呢！

学习结束后，我回到湖北。开头5年，我从事普通话推广和方言调查工作，不断得到丁老师等几位的关怀和指导。以后我调换了工作，忙忙碌碌，没有机会再见到丁老师，但还常得到一些消息。“文革”期间，一切都隔绝了。

1979年，我被调到华中师范学院（即现在的华中师范大学）中文系，重操旧业，感到很兴奋，立即写信报告丁老师。不料，回信的竟是李荣老师，李老师告诉我，丁老师已经住进医院。我衷心祝愿丁老师早日康复，能再陪他散步，跟他谈心，向他请教。日复一日，这一愿望越来越迫切。哪知道，最后得到的竟是噩耗：丁老师仙逝了！我感到痛彻肺腑。

丁老师的学术成就是卓越的，在音韵学、训诂学、方言学、语法学、辞书编纂诸方面的贡献是巨大的。老师25岁时所撰的《释否定词“弗”“不”》，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。老师的《诗卷耳荜苢“采采”说》发表后，据说胡适先生曾经慨叹：从这篇文章看，我们这些人，《诗经》还没有读懂。老师编录的《古今字音对照手册》，把6000个左右常用字的中古音，按摄、呼、等、调、韵、声逐项注明，使繁杂的《广韵》、《集韵》变得一目了然；丁老师为《手册》撰写的“例言”，李荣老师深情地称赞“是一篇无懈可击的文字”。丁老师所撰《汉语音韵讲义》（文字部分）把中古音



跟今音挂上钩，使“绝学”从此不“绝”了。老师早年参与调查并整理的《湖北方言调查报告》，是现代汉语方言学的代表性著作之一，我们湖北人尤感亲切。丁老师与李荣老师主编的《昌黎方言志》（1960年）更是汉语方言调查工作的范本。老师与吕叔湘、李荣等老师合著的《现代汉语语法讲话》（商务印书馆，1961年），引起语法学界的广泛重视，也因此引起学术上的几次大讨论，在发展语法研究和改进语法分析方面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。老师主编的《现代汉语词典》（商务印书馆），几乎是家家必备的工具书。1988年出版的《中国大百科全书·语言文字卷》的条目中，汉语方言学家仅三位，丁老师为其中之一——另两位是汉代扬雄和当代李荣。我亲聆过丁、李两位老师的教诲，蒙受过两位老师的关怀，实在是无比的荣幸！

老师的道德风范是崇高的。《中国语文》编辑部为丁声树先生逝世的讣告中指出，先生“为人正直朴实，大公无私，严于律己，助人为乐，德高而不显，望高而不骄”。

1983年4月，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召开大会，表彰了丁老师的先进事迹，誉为“从爱国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”。2008年春，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为隆重纪念丁老师诞辰100周年，编辑出版了纪念文集，书名为“学问人生 大家风范”。“编后记”中指出，丁老师的“卓越贡献、治学精神、高尚品格更是要长期地留在祖国的文化事业中”，“成为我国学术界一份弥足珍贵的遗产”。所有这些美誉，老师是当之无愧的。李荣先生说：“丁先生毕生从事语言学工作，鞠躬尽力，死而后已。”的确如此。如今，哲人已去，但典范犹在。

丁老师字梧梓，河南邓县（今邓州市）人，生于1909年3月9日，卒于1989年3月1日。

丁老师永远活在我的心中！

1991年3月12日初稿

2011年元旦改定



深切怀念李荣老师

2003年1月7日下午，我列席武汉市“两会”期间，收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寄来的“李荣教授治丧办公室”的讣告，得知李荣老师不幸辞世的消息，顿感天旋地转，喘不过气来。我赶到女儿家中，嘱外孙女代我给治丧办公室发了一份电邮，对李荣老师辞世表示沉痛哀悼，对李老师的亲人表示深切慰问，特别提到李荣老师对我国语言学的贡献至大，著作等身，功绩永载史册，并对老师对我的教诲、指引和关怀表示感激。

这天夜里，我失眠了。此后一连多日，都沉浸在回忆里。我决定写一篇追忆的文字，以感谢师恩。怎奈沉痛使我难于着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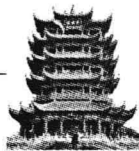
如今已过九年，我已85岁了，来日无多，我忍着沉痛的心情动笔了。

47年前，我在“普通话语音研究班”学习时，李荣老师讲课的情景，首先浮现在我的眼前，我真希望再回到那个时代。37年前，我寄信向李荣老师诉苦——掌握的武汉方言资料因工作缠身无法整理；李荣老师给我回信，是一张没有格子的纸，工工整整的毛笔小楷写满了一页，嘱我来日有机会再做，令我感动不已。1978年，我把陈汉清同志写的《数学与方言浅说》寄给丁声树老师，却收到李荣老师的回信予以鼓励。从此，通过给《方言》投稿、参加方言年会、到北京修改书稿等活动，不时亲聆李荣老师的教诲，获益至巨。

李荣老师先后给我来信共有10封，我都珍藏着，决定作为传家之宝留给后辈们。

以下摘录一些李荣老师信中的内容：

《数学与方言浅说》收到，来得正是时候，我们正准备发刊《方言》……这篇文章我们准备在《方言》上刊载。但是看了有点不满足，



写得太简单了，要是你们二位能扩充篇幅，写得详细一点，尤其欢迎。……在鄂城大冶间找一集镇记音，一定很有意思。(1978.11.27)

目前只能假定，‘行货’的‘行’有两个来历，一个来自一等，一个来自二等。前者如温岭等地，后者如武汉等地。(1984.4.3)

你提到的《字音汇集》我所图书馆没有，能否借给我们复印一份？挂号寄去《汉音集字》复印本，请查收。(1985.1.17)

《武汉方言词典》是很有意义的工作。现在出版社不太愿意印这类书，你可以把稿子复印一份，寄给我，我给你推荐试试。现在邮寄印刷品太慢，我怕丢了，一定要复印，最好托十分妥当的人带。复印一定要清楚，你要是出不起复印费，我所可以资助。还请注意，这种稿子不要随便给人。(1986.2.22)

你上次到京，我们研究了你的方言工作，现在建议你写一个简单计划，写一式两份（可以复写，可以复印），分别寄北京建国门内五号语言研究所刘坚和我，申请列入‘七五’语言学规划，题目是武汉方言研究，内容主要是武汉市区，兼顾市区与郊区同异。如武昌今属武汉部分与今武昌县大有不同。以详细记录词汇为主，兼顾语法，也收一些成篇的故事、对话。(1986.9.28)

我预定1987年9月30日回北京。舟山方言会我来不及参加。假如你参加舟山会，请陈（汉清）把信复印一份给我，你带一份到舟山交给陈宁萍。陈（宁萍）要到舟山开会。(1987.8.8)

以上摘录的字字句句，都渗透着老师对我的关切、信任、叮嘱、指导，个中细节，不能尽述，我都牢记于心，没齿难忘。

以下胪列几件事——

在评职称“冻结”多年之后，开始“解冻”之时，陈汉清同志看望李老师，老师问我的职称评上了没有。汉清同志转告了我，我很感动。当我去京见到李老师表示感谢时，李老师说：“对于职称，我们并不讲究的。《方言》开始发表你的稿子时，你还在中学教书呢。”

一次进京，见到李老师，我说我要开《语言学概论》课了，老师嘱我：“给学生把概念讲清楚，千万不要搞些稀奇古怪的东西。”我牢记老师的叮嘱，费尽气力对付这一份吃力不讨好的差事。从此，我更加注意，无



论是说话、写文章，都力求让别人懂得，不搞稀奇古怪的东西，即使被认为肤浅；我写的东西一般都很短，被讥为“豆腐块”。

有一次，李老师出差，返回时路过武汉，住在华中工学院，陈汉清同志约我去看望李老师，谈了很久。李老师鼓励我，认真深入研究武汉方言，弄出成果。他说，方言里的许多宝贵资料，需要熟悉它的人来挖掘，并特别说了这两句话：“温岭方言你得听我的，武汉方言我得听你的。”我深感责任重大，暗暗下定决心：认真深挖武汉方言，不辜负李老师的期望。其后，虽挖出了若干，但全是“罗列事实”。尽管李老师多次说：“有人认为《方言》季刊仅仅罗列事实，如果罗列的是‘事实’，有什么不好呢！”我还是为自己缺少“理论建树”而感到心虚。

一次在湖北省的会议上，一位老先生不指名地提到有人说湖北方言学界另搞一套。我不太相信。事后我问了李老师，李老师说：“你想想看，我怎么会说这种话呢。”凭我对李老师的了解，我否定了这种谣言。今天我特将其公之于众！

李老师爱发脾气，是很多人对我提到的，我总是将信将疑。1993年，我送审《武汉方言研究》书稿，刚见到李老师时，我只把邵则遂同志托我的《天门方言研究》呈给李老师，李老师当即翻开，边看边评说，我都一一牢记于心（事后一一转告给邵了）。第三天我再见到李老师时，才把我的书稿给老师看。老师随手翻开，发现问题，便问我为什么没最先把我的书稿给他看。老师问我为什么没早给他，我说：“想听到您给《天门方言研究》的指点。”隔了一天，李老师召张振兴同志和我一起研究我的书稿，李老师对张振兴同志说：“昨天我对朱建颂同志发了脾气。”我这才意识到李老师的“脾气”。我默默地想：人们盛传的李先生爱发脾气，不过如此（我并没感觉到）；这也许是我对李老师比较理解（我也爱发脾气），也许是李老师对我比较体谅（脾气的程度较轻）。

1985年初，李老师把《汉音集字》一书全文复印寄给了我，我立即仔细阅读，写成《英格尔和〈汉音集字〉》，发表在《武汉晚报》上，又经过修改补充，收入《江汉采风》（萧乾主编“新编文史笔记丛书”之一）。其后，我又对《汉音集字》逐字作了疏证，收入《湖北方言文献疏证》（黄群建主编）。另外，我的一系列武汉方言稿，无一不参考《汉音集字》